

樊南文集詳註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七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嘉興胡開昌泰狎參校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英華原注代桂府榮陽公舊書李德裕傳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

八月平澤潞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從英華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王冊文德裕已攝太尉至四年乃即真也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附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點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皆吳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勤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縉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詰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襲序之時要知此意此序規模全遵家示也唐賢掌制詰者每勅為制錄以彰榮遇常袞楊炎元稹權德輿皆有制集此則原本無制字而改本有之則題中當分別書也

唐憲宗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衛新書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宏

通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迎賴王於十六宅為皇太弟文宗崩憲道詔即皇帝位於柩前

茂對天休

王以茂對時有萬物靈以承天休遂臨西宮臨音力鳩反左傳鄭人卜臨于大宮注曰臨哭也此將即位而哭文宗哭臨字史文常見舊書劉栖楚傳諫敬

宗曰西宮密邇未過山陵而紀書迎文宗於江郎赴西宮成服蓋靈駕在西宮制皆如此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

靈揚雄傳方將上繼三靈之流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漢書龍錯傳大禹得

咎繇而為三王祖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範圍古昔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史卜宵夢震嗟不寧

史卜用太公事宵夢用傳說事又史卜亦可用尚書枚卜功臣後人每用為擇相之典不拘禹受命事也宵夢亦可用黃帝得風力事皆見為某先輩啟為崔福寄彭城公啟

是用能文惟膺掌武後漢書太尉掌武事故後世稱太尉為掌武此句似能文惟膺之掌武以點明太尉後人固以掌武稱衛公也然於

義未安以永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賚朕者其誰侯再考

氏子焉見崔福寄彭城公啟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吃不能仰酬漢書

同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儀

巨期知其不可揚雄傳雄口吃不能劇談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禮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德裕時為淮海軍節度使汝來輔予霞披霧消六合快望祭曰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文義不協恐非徐英華本作缺徐

刊本乃作快而有此疑也缺望亦有止作冀望解者見後漢書臧洪傳而古帖古書

中快然快抃又頗有作  
**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  
書傳武宗即位之

快者疑古人偶誤通耳  
年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為相此云四月是月兼玩上文既  
三四日之語與史大異豈史之紀傳表皆誤耶抑此文舛耶  
**淵角奇姿山庭異**

**表**  
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  
表月形淵水也月是水情故名淵摘象輶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

鼻高有  
**為九流之華蓋**  
張衡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注曰  
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  
**作百度之司南**  
見

為李詒孫啟又晉書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刻木  
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  
**帝由是盡付元機允厭**  
入神

**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  
集作  
**日**

**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闈**  
易微顯  
**徵召誥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書乃唐載歌曰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  
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

而孝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蓋古人有謂事非  
吉祥不當用者然歷代史傳皆已習用故不必忌也  
**居第一功**  
見祭楊其燁或作

**閣中霍光且圖於勲伐**  
見為懷  
**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  
范史魏收

帝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盡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  
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

同宿構文苑傳齊天保中及河清天統之辰自李愔以下  
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  
光映前修允兼具美

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

臣曰師古曰文本舊書傳顏籀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凡有制詔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

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  
舍人文本所草詔詒或眾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

宗有臣曰嶠曰融舊書傳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高宗時為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聖歷初遷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繼融聖歷四年遷鳳閣舍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  
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教付融

元宗有臣曰說曰環意書傳張說字道濟開元時為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封燕國公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誦誦之蘇環字昌容中宗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薨徐曰環不及事元宗當作類舊書環子頊少有俊才神龍  
中拜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機密環薨襲爵許國公元宗以為中書侍郎掌文詒上謂類

曰卿所製文詒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謹奏要留中披覽其遺通如此開元四年遷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代宗有臣曰衮舊書傳常衮字公亮一一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郎中知制誥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

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大歷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曰改本云常  
楊繼美於代宗之世疑此說曰炎二字後李之來書止云常相乃改本增之耳

至於

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

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吉甫少好學能屬文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三年九月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

司再入相九年卒並稟太白以傳一作精神更記天官畫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東方朔別傳朔遊鴻濛忽過母採桑於白海之濱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風俗通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為務成子周為老子越為范蠡晉為鴟夷變化無常也納非煙而敷藻思見賀上尊號表才可以淺深

魏邴漢書魏邴字弱翁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吉字少卿宣帝詔朕微眇時御邴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其封吉為博陽侯後五歲代邴相為丞相西都賦蕭曹魏邴謀謨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南史王僧孺聚書至萬餘卷多異本無所不覩

其文麗逸多明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識庾持之奇字見為李詒孫啟清風濯熱白雪生春淮南

王食時之工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入朝上使裴子野味爽之獻南史裴子野為書論魏相元又其在受旨及五鼓催令速疑王粲之風構見濮陽公奏無禰

衡之加點衡衡為武帝深嘉焉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乏賢可纂一作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

善繼無忝英華有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

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一作

宮之中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念兆人之衆顧九州之廣永懷

不待之痛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甚哀即吾子也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

允一作資內助秀南頓集作嘉禾之瑞後漢書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

開烈山神井之祥見齊書山及德駕河洲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將顯降嬀之配齊書嬀一女子嬀納嬀子虞承經注歷

宏褒紀之恩紀與奉宗廟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毅梁傳註曰隱二年稱子今稱

美椒塗漢官儀皇

後書外戚恩澤侯表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淪皆非今改定

美椒塗後稱椒房

緣山破筏

說文秀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玉篇：芳，仍說文曰：草不交新草。又生曰芳。又芳而說切。草，蔓陳者。又生新者。列子：趙襄子狩于中。

山精夜燭林扇綺百里奚詩集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

小人不至弄我時  
未子尚亦善歌復爲一曲曰  
暖日欲曉歡騎立踟躕太陽猶尚可

且願停須臾於是俱蒙賞資獲存動不固顧晉宣武錄曲軍鎮篇鎮動二字爲韻與此

英之石其色青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

此三像往則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昭海十年而還得此石命工堯徐刊本上  
人刻作夫人形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事亦見漢書外戚傳系有今字

帝王世紀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邱

聖人其咄則百姓歸之宋均注云社里之君而盜虎未彰鬼莫付後漢書趙

嗚呼亡者元氣去體貞魂  
 勞致委也不勞而致云  
 以懋尊聖清光慰孝思  
 公於是承命有

新舊德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爲太子后得侍生武宗

宗廟於是有所法傳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兆且之重傳于夏攷元

三傳曰桓範奏曰桓有不之矣皇帝是元所之憂前而之重但二夏居良



不克終

新書文宗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歸於與英華夷又集

亦未能立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

五子也開成四年帝立成美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

文榮樂諸弟之志

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日深故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此句所云不可

解登謂南皮之遊西園之宴少小追逐時與榮樂共論論文並不涉兄弟事而曹書穆宗

五子傳贈懷懿太子湊制亦云念周宣好愛之分長勵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於懷無

已則唐人習用之也本集為盟州刺史狀亦用之為敦族之義矣魏文有元武陵詩曰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忘憂共容與賜此千秋情稍見友于之誼而亦無榮樂字魏

志文帝惟於趙王幹親待隆於諸弟以文帝為嗣幹母有力且太祖遺令故也其他則

傳評明云骨肉之恩乖於義廢矣又北魏高祖孝文帝篤愛諸弟其紀文曰撫念

諸弟始終會無纖介悖睦九族禮敬俱深彰城王勰傳曰勰以寵受煩煩乃曰臣聞兼

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

非獨曹植遠談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統統乎曰二曹才名相忌吾

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味其語實引曹魏事為比例然則榮樂諸弟必

別有所據未及徧考羣書或古籍已逸耳榮樂字既不見魏書且北魏孝文不得直稱

魏文說者謂直常曰穎郎吾寧忘邪

但武宗之立由於宦官矯詔彌縫反啓嫌

用北魏事非矣

及武宗讓踰二四漢書文帝紀代王西鄉位當九五易龍九五出

潛離隱初九潛龍勿用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躍泉在天

八彩於堯舜春秋元命苞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挺二當作三時於湯

臂祭曰三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應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

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則字常侍貴人後漢書宦者傳漢興仍舊制置

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吟墨摘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

也呂氏春秋廣帝卿雲歌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易乾以易知公

於是有聖容之贊二品集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凝鑑形於止水若天

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體一作者慕周偃武漢書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彼項

肉食者效晉清談晉人多尚清談如晉書王衍傳惟

傳上書曰劉臣亡有大儒

骨鯁白首書艾慰聖之士

談者莊為事於高浮誕遂成風俗後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豕不獭牙易

豕之牙吉註曰豕牙橫獭剛暴難制之詩卷髮如蠶髮曰蠶整蠱也尾末

物獭牙禁暴切盛疏曰褚氏云獭除也魏因搖尾魏然疏曰左傳已為蠶尾言其尾

有毒也餘見漢陽公遺表氛興燕易謂安祿山偶符巴梁謂明皇九十年變輅不東禮

駕車有虞氏之路也周禮夏官大駟掌駟王路凡駟路儀以轡和為節應劭漢官南

乘與大駕御鳳凰車以金根為副建龍旗駕四馬施八轡僧周金輅也謂安史亂後車

駕不復二千里華戎遂隔西京駐隔闕華戎謂日者上降鑒元聖恢奇

上謂天元聖謂老子非湯詒之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首亂之邦

求求元聖救乘七豎馳騁恢奇忠之帥謂復我疆理平我仇讐集作疆理我邊負羽蒙命國語晉獻公伐

張仲武羽先升遂克之揚雄羽獵賦賁育之倫蒙插負羽杖鎧邪而羅者以萬計後漢書霍復

傳被羽先登注曰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又漢制考被羽先升注曰繫鳥羽

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至傳晉伐偏陽國之狄虎彌建大已聞於深入病傳去病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牆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將事於駿奔陳萬一作賄以展儀備

出北地赤薊邪幅輔可通帶赤薊將事於駿奔陳萬方賄以展儀備

遂深入四旗而告捷旗本作旂小誤集作細介左傳晉侯獻楚俘于王賜介百乘徒兵千

然非所用隋書禮儀志有續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

歲以供師帥三日族以供旅帥仍願集無於箕星之分史記天官書巫閭之

旁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追琢貞珉詩追琢其章彰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

宗臣見祭楊鄭中文公乃更夢江毫見上兵部相公啟重吞羅鳥見舉人獻韓琮啟町畦一作町河

濟町畦見祭品商州文若詩町畦鹿場傳曰鹿跡也非所用矣呼嘯神祇宋玉招魂招具該備未嘯呼些述烈一作非聖之

英猷答大藩一作藩維之深懇既事苞理亂思屬安危不惟嵩岳降神

固亦文星助彩見為李螭蟠龜藏一作螭蟠龜藏蟲篆鳥章漢書藝文志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

蟲篆魏鑒邯鄲淳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齊書衛恒傳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又曰秦有八體四曰蟲書王莽時改定六書六曰鳥書拾遺記

蟲章鳥篆之記構思而君苗硯焚晉書陸機傳弟雲嘗書曰灑翰而元常筆閣魏

鍾繇字元常王粲傳注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卿相至於朝廷議奏皆閣筆不能措手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碑舊書張仲武傳齊昌時為盧龍節度使時回鶻擾邊有將特勒那頡璽擁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遣其弟仲至與別將遊奉寰等率銳兵三萬人大破之

獲馬牛橐佗旗蓋不勝計仲武表請於河北立紀聖功銘帝詔德裕為之銘餘互詳為李貽孫啟碑文載舊書仲武傳秘幽州紀聖功之銘專為破那頡璽蓋此功專在幽州

為仲武所獨也其後遂為介迎公主則劉汚石雄之天街之北獺驚攸居史記天

功居多而其地在振武軍也那頡頏走為烏介所殺官書太

史公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衾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

街北昂主之正義曰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晉書天文志昂為施頭胡星

也昂畢間為天街舊書回紇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又

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一作結以閼氏一作降我皇女漢書韓王信傳上乃使人

餘見河南盧尹賀表支同奴單于之妻也音於連反氏音支奉春君婁敬常為遠使漢書婁敬傳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

報曰匈奴不可擊匈奴傳使劉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

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賜單于西京雜記元帝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匈奴求

美人上校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校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

陵陳敞新豐劉白冀寬下杜楊望樊育同日案市徐曰舊書迴紇傳肅宗以寧國公主

出降德宗以咸安公主出降穆宗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紇凡和親者三

故

云

乘以無年遂忘舊好見為李分偵邏於甌脫漢書蘇武傳注區脫匈奴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甌脫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

師古曰蹕者遠林木而祭也按遺餘也又去聲餽也周禮遺人註以物餽贈也左傳請以遺之此遺字似此解秋時馬肥每利入寇俾我刁斗晨驚

見祭崖 承文 兜零夜設見桂州賽城隍文公乃上資宸斷旁耀一作輝軍謀心作靈臺

見為裝 祭辭文 手為天馬見為舉人敢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

時未爽並見李昭孫散既而鬼箝飛辨史記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註曰風俗通義鬼谷先生從橫家附書志鬼谷子三卷周禮春

官典同疏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飛 邪石降籌漢書張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一

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鉗箝同 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後漢書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瑞子見我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其書迺太公兵法餘屢見

類遷護羌校尉延熹四年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類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

貪共其功稽固類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類類坐徵下

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管塢於是吏人守關訟類 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以千數朝廷知為所誣起復為護羌校尉遷并州刺史 後漢書班超傳李邑始到于賓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此數語言其

力破 勢協聲同火燭水灌左傳聲子曰王夷師燭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燭

羣議 城城不浸者三版魏世家秦 遂得朝還貴主暮遁名王後漢書竇憲傳今貴主

引河溝灌大梁城壞遂滅魏 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

漢書匈奴傳虜名**車柳塞之歸車**山海經鴈門山註曰即北陵西喻鴈之所出在高柳北漢書地理志代郡高柳縣西部都尉治

王融春遊詩校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復梅妝而向闕**太平御覽引宋齊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臥於含章殿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

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妝後敗回紇平澤路太原皆詳為河**及晉城赤狄**

南盧尹表為李貽孫敵不更委此段謂逐鳥介迎太和公主還朝也

赤翟即潞**喪帥歸珪**白虎通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者何嗣子諒闇歸之者讓之義也**有闕伯之弟兄**傳

州屢見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誕景升之兒子**後漢書劉表傳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病

居于瓚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甚以琮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志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

權敗桃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

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琮稱爲從諫之姪故有此二語然未顯豁宜改本刑之也新書傳通鑑積父從素爲右驍衛將軍武宗

召見令以書諭積讓不從然此事殊不足信**將憑蜀閣**見爲柳珪謝啟**欲恃吳錢姑務連**並見李

**思縛虎**後漢書呂布傳布降曹操顧謂元德曰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縛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二句爲河朔三鎮欲爲輔車之勢

未肯恭行征討也不**既垂文誥**周語祭公謀父曰有文告之辭**尚有羣疑**易遇雨之吉羣疑亡如改本寫得詳重

爲國力不支且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公乃挺身而進曰**

十年如何可取請以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舅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孺子

其辭焉

衛朔受貶祇以拒君

見李詩孫啟

今天井雄藩

見榮陽詩不敘錄狀

金橋故地

河南尹賀表

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

見為河南尹表

坐為汙俗文宗

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屈唐之使相則外相也從諫太和時加同平章事

行有一

一作

匪人

易比之匪人

忠

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太原楊弁之亂

殊懿公之東徙

一作

渡河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濮澤衛師敗績秋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齊立戴公以盧于曹

若紀侯之大去其

國

見為自從事徵二句謂李石出奔汾州

稽於時議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啟通鑑楊弁請旗約為兄弟朝議諠然或言兩地皆應

兵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見李貽孫啟

帥惟宗室

新書宗室宰相傳李石襲邑恭王神符五

世乃元

一作文非

王勤商之邑

詩商頌元王桓撥傳曰元王契也國語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永經注契始

封商上洛

后稷造周之邦

詩序生民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詩即有邵家室傳曰邵姜源之國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放國后稷

於邵左傳周書曰文王所以造周

瓜瓞具存

詩解縣瓜瓞

堂構斯在

見為懷州表餘詳為盧尹賀表

苟虧策畫不



襲一作仇讐左傳楚文夫人曰令尹不尋諸仇讐則是獎風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並見李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徐曰疑萬史記白

指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

震按史記趙奢傳云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而國策與史

記又有言坑趙降卒四十二萬數皆小異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左傳會于葵邱王使宰孔

文武使孔賜伯舅昨史記謂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

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閭閻霸盟上國也按史記年表首冠

以周末則吳也凡十四國周爲天王故索隱專以吳爲言耳桓公葵邱之會王人與諸

侯爲八而國語云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皆與此不合此汎指中國諸侯如

史記所表耳今真將軍爲時而出周亞夫事見濞陽公謝上表又史記趙賢諸侯代

不乏人況其俗產代地之名駒見爲河南富管涔之良璞樞爾雅西方

山之多珠玉焉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下多

玉句所用也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漢書作樸今本文選作璞

徐氏據之而引管涔王使二童子獻劉曜神劍一口誤矣史記蘇厲遺趙王書

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卽此二句之用意也

有抱

辭榮之節永經注王肅與服虔記曰魯哀公曰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

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

也

也

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常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琴操介子綴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石木子綴抱木而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

戰國策豫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漆身為厲滅質去肩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

為啞變其音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獨何為報讐之深也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躡足以謀

使言之漢三怒而罵平蹕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

**屈指而定**

見賀被奚越表謝安之圍棋尙劫晉書謝安傳

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將放牀上了無喜色棋

**曹參之飲酒正酣**

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被賊圍棋有劫習見之事

**適有軍書**

見賀被奚越表果聞我捷

春秋齊侯來獻我捷邯午謝衆

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注曰午衆皆散父趙鞅謂邯午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其父兄皆曰不可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此曰謝衆當用午衆寄

**不豹出奔**

左傳

皆里平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樂**

殺不歸戰國策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攻秦下七十餘城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卒敗燕軍復齊燕王悔懼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之望請君乃獻書報燕王史記樂毅卒於趙

**鄒陽已去**

按舊作鄒衍今考漢書傳鄒陽仕吳吳王濞陰

有邪謀陽葵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若鄒衍則自齊道梁  
適趙趙燕皆見尊禮無所為已去之事且與下文複矣後與劉稹書亦用此二事故改  
定新書傳有劉稹將薛茂卿事已詳為裴祭薛郎中文矣又有李佐之者為從諫觀察  
支使與其從祖林後其奴告佐之漏軍中虛實稹殺之李師晦見從諫恣橫假言求長  
生不與事請居涉及稹敗帝擢為伊闕令李丕為昭義大將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  
奕深入遂歸朝帝擢為刺史詳詩集行至昭應縣籍籍而從諫妻弟裴問為賊守邢州與  
刺史崔嘏自歸成德軍洛州王鉞歸魏博通鑑有稹再從兄匡周為中軍使兼押牙郭  
誼惠之言於稹稹使匡周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出家必滅矣文先敘昭義事未竟插  
入太原事至累聞戎捷句則謂太原已定矣此四句又指昭義諸人之攜落而歸正者  
然未可確為分指以下則謂諫劉稹也數語殊添支節改本刪之而作分敘方為明暢  
又按新書傳弁與稹連和稹諸將言我求承襲彼叛卒也乃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佐  
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僧不赦稹而通鑑只書弁遣其姪與賈羣俱詣稹  
約為兄弟稹大喜及呂義忠擒弁後王遂擊昭義將康良佐敗之良佐退屯鼓腰嶺無  
會敗太原兵事竊意昭義焉肯加兵太原新書採唐末雜史說部所謂事增於前者要  
未一一皆實也附  
碑於此餘可類推  
砥磨周鉞書牧管王左杖黃鉞水淬鄭刀更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淬漢書王褒傳清水淬其鋒周禮考  
工記鄭萬里來袁尙英華作紹之頭顱二豕葬蚩尤之肩髀並見賀破奚寇表何其  
纂立大效集作功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調略莫斯君長漢書敘傳河間賢明為漢  
英既畏王威遂聞請吏更記司馬相如傳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南夷傳再馳皆振恐請

三置更漢王崇國

譯請置更入朝

留犁徑路

漢書匈奴傳韓昌張敖與呼韓邪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詰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勃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撓飲之契刻也

對湏酪以知

差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用反本件湏酪名酪乳汁所作

羣燕燕裘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用反本件湏酪名酪乳汁所作

望衣冠而有慕

漢書匈奴傳白麟奇木對曰殆將有解編髮

大畢伯士之盾

一作範誤大英華作文注曰集作大涂曰當作大畢伯

呼韓單于之師

改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此

終也夫我氏以其職來王注曰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仕與士同此喻堅昆

謂天為神聖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又共立稱侯稱王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擄行胸臆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乃立其

兄為左谷蠡王其冬共立日逐王薄有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敗走屠耆單于以其長子為主谷蠡王少子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

或執玉而朝靈園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

或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帝登東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烏桓歲貢

呼韓邪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官演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

命

一作被或謂以賜

姓名用名以命之似非也通鑑歸夏斯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其君長曰阿契攻回鶻  
大破之焚其牙帳蕩盡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人奉公主歸唐為回  
鶻鳥介可汗所邀奪會昌二年十月遣將軍至天德軍言今出兵求索公主三年二月  
遣使獻名馬德裕奏歸夏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不可吝此名若慮其不臣當與  
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命德裕草  
賜歸夏斯可汗書中有云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今回鶻殘兵散投山谷可汗既與  
為怨須盡滅夷六月入貢又賜之書四年三月遣將軍入貢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  
又賜之詔論文中宗英可汗以下謂此事也又其時回鶻之將颉沒斯帥眾內附乃賜  
國姓并賜其弟數人名遂為副臣故有大畢伯士數語言其或來朝貢或遂臣附也會  
昌一品集有異域歸忠傳序謂颉沒斯有歸夏斯朝貢圖傳序謂堅昆又其時賜回鶻  
可汗及颉沒斯回鶻宰相諸書皆德裕所草俱載集中 百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

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

通鑑自回鶻至塞上及歸夏斯入貢無有

詔勅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改本小結東處殊勝原文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

一作乾

上輒曰爾有獨斷朕

一作我

無疑謀固俟沃心

書威乃心沃朕心

不可假

手

王德用伯曰鬼神實不違予許君而反手于我寡人

公亦分陰可就

晉書陶侃傳侃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落

簡如飛故無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

美洞簫而諷於後庭

漢書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喜樂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

不同世者

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

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天隨用兵之道便如疾雷不及掩耳

機難終日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屬宣室未召

見賈誼

武帳不開

見舉人上

公莫暇昌言且陳

密疏賈太傅之憂國故

一作固

動集作

深誠

用治安策論封建事

山吏部之論兵

詎因夙習

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州郡悉去兵濤論用兵之本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餘已詳陳許奏充判官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

唐書封敖傳敖軍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

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逮意如卿此語乘難者不易指言解其所賜玉帶遺之以上二小段乃來書中所不并奏議等也

及武宗下武重光

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餘見河南盧尹賀表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

見獻集賢和公啟

按謀西崑

室效異披圖案議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冊府

率億兆同

徐刊本作歸非

心列公卿定議以一

十四字

許為河南盧尹賀表

垂百

一作億

千萬年藻繡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

檢瑤繩之內

見為李詒孫啟及祭老姑文

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

左傳讒鼎之銘注曰讒鼎名也正義曰服

虔云英議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二者並無案據按此為叔向與墨子語也而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廢往則是古物而在魯者餘見汝南公賀元日表與崇陽公賀破吳寇表圖讒義同當用洪範

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

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

考肆覲之禮於梁生

書肆覲東后後漢書祭志建武三十年羣臣言宜對禪泰山不許三十二年上感河

圖會昌符之文乃詔梁松等復於案河維議文高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梁

松傳以博通羣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碑雖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

取封禪之書於犬子

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

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者盡皇王之盛事極

之其道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妻為天子異之錄見為相如達啟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

七十餘人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禹書就掩

孔聖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

匱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此兼用禹穴見表狀中非用

蓋寶要略與吳地記吳王闔閭時靈威丈人入包山洞取靈寶經二卷孔子云禹之書

也然猶進先嘗之藥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

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子醫視病漢官儀永平有疾朝廷遣中使太醫高子藏周旦請代之書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周公告太

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旦代某之身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追漢宣易名之義漢書宣帝紀初名病已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舊書武宗紀本名湜會昌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二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

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倖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遂惟大漢之事作爲大

告唐書周公將祈于昊天書名語曰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始終一朝紹

續九德書九德威事紹續邦家其功伐也既如彼使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動

其等曰伐績曰曰聞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

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

也不言制禁一作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

中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中邱縣又趙地昂之分野有風雨翕張之氣藪臺高邑地理志趙州領高邑縣餘



見上河

有一作

山河隱軫之靈

左傳表裏山河註曰晉國外河而內山揚雄蜀都賦方駿齊敬隱軫幽朝謝靈運詩隱軫邑里

密通江詩選沈約詩上瞻既隱軫下梯亦演懷安萃于直躬慶是全德許靖

廟廟之器

蜀志許靖傳許曰廟清以為大較廟廟器也

黃憲師表

一作長

之姿

後漢書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

與語後日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按以下改本全則尤見大體何晏神仙

見祭品

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美詞氣有風儀嵇康別傳康長

七尺八寸偉容色雖土不形骸不加自飾而龍姿天質自然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王衍白晳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極白如玉柄塵尾與手都無分別雲傳有君子白晳

子時音此其妙水鏡而為言

蜀志李嚴傳嚴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

託丹青而為裕

楚英華作裕徐氏疑當作格今思南公名裕然

私也况大人君子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託丹青而為裕

楚英華作裕徐氏疑當作格今思南公名裕然

至於好禮不倦

禮記義生者不相避名且二名不偏諱為裕猶有餘裕也裕字必非

余冠其不作裕者訛為裕細玩亦非也徐見為手貽孫裕

至於好禮不倦

禮記義生者不相避名且二名不偏諱為裕猶有餘裕也裕字必非

用和為貴敬一人而取悅

孝經敬一人而取悅

謙六

一作三

位而無咎

引謙卦九三以解三位

以默識

至潛計安世默識

確乎寡辭

從事妻

引謙卦九三以解三位

意集作點似

以默識

至潛計安世默識

確乎寡辭

從事妻

祭文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

後漢書應奉傳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自發鄉里在路晝頓幕宿所見長吏

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胡皆密疏姓名欲試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

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繼而呼之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魏志王粲傳蔡與人

共行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遺畢成儉訓不有長物

晉書王恭傳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昔

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莊謝啟

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為臥具

南史謝朓大雪中見江革

敝絮單席臥學不倦乃脫襦并制氈與之

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

一作

在講筵

南史袁憲字德章憲父君正造

門客與憲候博士周宏正會宏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

今憲監義時謝岐何妥遞起義端宏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移句中得字似誤

五車自娛三篋能識並見安平公麗則孔門之賦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洛如孔氏之門用

賦也則賈誼登清新鄰下之詩陸機陸雲別傳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堂相如入室矣度降及建安曹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重以多能推

於小學

漢書文選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道媚

晉書王羲之傳子獻之工草隸

王僧虔謂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晉書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吳錄皇象字休明廣

陵江都人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王僧虔名書錄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宣和書譜皇象官至待中工八分篆草初學常草沈著痛快論者以象書比龍螭勢故

仲繁腹行當時異時一作相逼當代罕儔不妄集作過人一作

後漢書第五倫不敢妄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范滂傳滂母

人食此則泛言交遊耳何恨願須僑札交貺者稀見榮陽公謝故能應是昌時媚于天子

憲章皇極燮理元宰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侔帝典之灝灝噩噩楊

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見賀德而又不節怨嗟不

知進憂元知進而不知退張良竟稱多病史記留侯從入關留侯王

充方務神後漢書王充傳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造養性無煩陽

之善田漢書翟方進傳汝南習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

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陽善田舊注引王勣事而疑當作類陽無矣乏好時之巨產漢書陸賈傳賈楚人

家何曾之食既去英華作既疏注曰集作疏去徐刊本作既去皆可疑晉書何曾傳會為丞相加侍中拜太尉進爵為公領司徒進太傅會性奢

豪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食曰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虞悰之鮓方嘗南史虞悰傳悰為侍中祠部尚書武帝就

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悰不快悰乃獻醒酒鮓鮓一方而已此二憂其厚句借食味以首罷相居東也然何曾事畢竟與上下句不倫改本盡刪之矣

味周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積康養生論識厚味之害性故素而弗願有爽和氣肴藪英華注疑作荻非也無佐綴英華

集作無任皆不可通此必作佐謂肴藪之外無厚味佐之也故改定其肴維鯈魚鮓鮓魚其葢維何維荀及蒲琴鶴有餘成萬古之

良相為集作一代之高士晉書高士傳緊爾來者景山仰之後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此與高山合為景山似兼用詩傳景山大山之義改本專曰景行某昔在左曹

亞以給事中出故實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梁傳造辭而詭辭而出注曰左曹即左掖也

人也譚詠事君大言入則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一作義約文孔安國尚

作傳約交申義敷暢厥旨庶窺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集陶謨曰天蟠地之樂難

忘禮記及大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蓋屬才華用為序引以鄒衍之廷怪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

楚有文表洋注 卷七 七

怪道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限  
將頴嚴之淺近杜預春秋左傳序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

亦復名家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八桂森爽皆屢見莫逢博約寧

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伊文子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置於廡下明照一室大怖棄之於達野鄰人取之獻魏

王王召玉工室之相之玉工室之再拜賀曰天登一作不枯之岸麗爾論珠

見李詩雖嘗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集無此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題從文粹而首有丞

剛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徐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故附錄之舊書鄭駁傳父亞字子任應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諷深知之餘詳桂州謝上表按原稿非不華贍莊重然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付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文章之工拙匪徒學問所為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段全改中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運以清機讀者細為審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

綸綽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

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周征甘誓乃有誓命  
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工掌  
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仲虺伊尹爲之訓誥  
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  
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  
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  
英華有  
之字器也厥後寢微寢長英華作寢  
以微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  
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新書蘇頌傳  
自景龍後與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餘詳上篇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舊書僖宗楊炎字公南文

常衮能掌綸誥交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衮

楊為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年章事下世字英華亦作代避諱也今從集洎

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

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一作實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舊書李

憲宗即位劉闢反帝命諒討之計未決吉甫嘗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

路入以分蜀寇之力由是甚見親信元和二年春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至六年正

月自淮南節度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國公至淮西節度吳少陽卒子元濟請襲

位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守禦宜因

時而取之始為經度淮西之謀九年冬暴病卒新書傳李錡在浙西請領鹽鐵又求

宣徽吉甫言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竊劉闢拒命

高崇文聞鹿頭未下吉甫言漢晉宋梁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楚弩號

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構三峽之虛則賊勢首尾不救崇文罷舟師成功人有圖志矣

帝從之劉闢平吉甫功居多又度李錡必反曰錡庸材所畜乃亡命賊盜非有圖志

討之必克徐州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除後患韓安在汴州

多懼其威詔安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錡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

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自劉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  
會暴卒殺李錡事舊書傳不載新書傳平李錡在吉甫為相後今文皆作在內署時  
則以阻其監鐵官欽之請也元和十三年討平淄青李師道在吉甫卒後所云料齊  
二書傳皆不載舊傳云及為相思方集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新傳云  
姑息蕃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

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此所謂卑諸侯也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  
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

事惠皇舊書紀穆宗廢聖文惠孝皇帝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一作傳聞一作

我未之前聞也舊書李德裕傳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昭  
多詔德裕草之長慶元年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昭

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舊書傳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

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一作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彤庭一作

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為累事一作奏罷別承天聰帝亦講伊訓說命一作伊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教咸屬於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

帝明發有永懷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繞樞懷日之慶史記



外戚世家夏帝王夫人夢日入其懷此貴徵也生男即武帝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

祔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詳汝南華州賀表

華夷述職河朔修貢唐自再失河朔終不能復故以河朔修貢為撫馭之盛事乃顯神庥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誌

見前穆武宗一朝之始終包諸書碑贊於內尤見森嚴封域無虞陸機辨亡論煙燧罕

寢康天子脩然有求元之思舊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即位之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

殿修金箓道場帝親受法錄餘見為河南尹賀表乃範真金模聖表隆準日角懷贊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後

漢書光武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一無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獵驚攸居因饑憑陵怙衆強禦

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又一作腆一作然不率

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神皆作宸今從一品集本斷萬里勝

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

雷為疾

犬羊遂

一作

潰疣贅披抉

氣子外篇

出乎形哉

腥羶解離

禮記月令春其臭麝秋其臭腥

國語子犯而移於姓

遁其名王復

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

薊門即

地

瘡痍榛棘

一品集刊本作

襲世未平至是

一作

漁陽師

武

一作張仲武

掃除妖孽

一品集本作

臧獲仇讐

漢書司馬遷傳

臧獲婢妾應劭

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

底康靖仍願勒石於廬龍

一品集作

之塞

志田疇傳豈可賣廬龍之塞

奉揚威神乃

新昌縣有廬龍山此敘破那顏敬詳原案

以敘

一品集

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

命

一品集作公

舒展格言

呼嘯神祇吐納

嵩華當畫而文星見不

寐而白鳳來成

一品集

諸侯不朽之勲

一品集

元后無私

一品集

之

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

聖字

功之碑

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

河之嶮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八字一品集作乃敢揚聲進討拒命王庭誤中

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一作帝疑思奮神武公累磬一作忠奇謀

且言一無言字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一品集渠當作渠受戮祇以拒

英華文粹皆作拒涂刊君校舊本皆作雄渠受戮徐氏引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

本作抵愚謂當作懼中有膠東王雄渠以証之今考史漢皆止言雄渠與吳

楚反漢擊破誅之宋嘗獨有他事也左傳驪姜強諫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從之齊寧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文定用此事言以兵懼君由於忠愛

尚自熱於刑况稱兵作亂哉漢書禮樂志註抵忤也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

可忍一作若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山東過靈關縣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靈口關清漳水常山勁卒是為屠齒實懼因依不若

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厓谷至武安縣南入於濁漳常山勁卒是為屠齒實懼因依不若

石渠書地理志常山郡注曰恒山在西遊文帝是為屠齒實懼因依不若

諱改常山漳水謂魏博節度常山謂成德節度是為屠齒實懼因依不若

乘於一作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成德軍節度治恆州元和十五年遷戮力

從命遷此述德裕奏請遣李回使諭魏帥何宏敬鎮帥王元逵事詳為李詒孫啟此實克平昭義之策策時亞亦從李回行故較原稿所敘更中要害時告魏

鎮二帥以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邢洛磁三州以絕壺關之右臂收

泝水之上游水經注濁漳水條下枝水俗謂之祇一作泝水水承白渠於棗縣之鳥子堰昔在楚漢陳餘不納左車之計悉聚西戰韓信遣奇兵

自問道出立幟於其壘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一作水

餘苑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詳賀尊號表為李詒孫啟帝怒斯赫人心

愈疑威以師老於郊臯巢尙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文粹作宗室是元祖或作王非勤

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黜策畫不襲仇

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補年術將軍文子也在魯哀公二十五年五月補諸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告執利兵謀以攻公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皇如弼衛侯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注曰南氏即彌牟

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敘力主戰伐以破羣疑較原稿更詳重由

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

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

有軍書繼一品集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文粹作兵誤淬鄭刀萬里來袁尙

之頤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

於形容何其繁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文粹無也字公於是有

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上黨晉城晉陽調并宗英英華作華誤可汗獻琛輸一作貢

養越自絕漢一作戎通於本朝大畢伯士之膺呼韓谷一作鹿蠡之

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辯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一作史冊光被

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綴此敘點夏斯事而兼及回鶻盟沒斯內

附皆詳原稿與代李貽孫啟

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

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一作傳

之者可以弼邦

國每牙管既援芝泥將熟一作乾

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

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一作疏於

封章達

於旒袞一作展

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

傳一作賦

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

歲在乙丑會昌五年

羣公常伯

憲王左右常伯常任傳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諸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為

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

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

三

英華文粹皆作二今從一品集下句韻字同

年殲醜虜與本作

北伐之詩一作師誤

四年誅

狡童詠東征之歌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

而又移一作伐

摩尼之風

國覺經清淨摩

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德文以摩尼統言釋教也又考舊書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并遵路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武宗紀會昌二年摩尼寺僧莊宅錢物差官點檢抽收蓋此寺僧皆回鶻人始立於元和時而會昌時亦毀之紀文所謂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也通鑑注曰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制祠部歲祀磧西諸州火祇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壞浮圖之俗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偃兵返樸四海胥定思欲增以成俗此謂拆寺之事見河南盧尹賀表

鴻名光下一作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

縛文采一作質誤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前見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

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

一作文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

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

易名之美作為一作于誤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此一段與宣銘

耐廟一段  
為首尾

其功伐

集作攻闕文  
粹作攻伐誤

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

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

與十五  
卷不同

輒

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

大中  
元年

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

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  
貶至大中元年七月再

貶潮州司馬此書至之時  
已貶潮州矣餘詳年譜

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

書尋元珠莫究其

文粹作  
不究於

倪瓚

莊王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邱遺  
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

得使與詬索之而不得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聽希聲莫窮於高下

聖子大  
音希聲

承命震懼

一作  
恐

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

伏字

念江陸修

一作  
盡誤

溫辭讓不

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持

一作持誤荀王天地無全功穆此  
下全改莊嚴園聚大有東漢遺風

大名

難兼

一作堅誤大名以  
人物言字屢見

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

一作  
陽誤

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



燦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

則獯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一作陽咸秦者幾焉鵬鷺不傳之

以馳騁驂騑不授之以羈馭如應龍者鮮焉見鄭州禮南文仲尼聖賢之

宗也位止於司寇師一作考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

者幾焉以上以天地人物立論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一作王召公畢公寅

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一作已來未之多有李斯以

刻石紀號之文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上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云云秦之眾立石頌德焉登琅邪立石刻頌秦德曰云云二

十九年登之眾刻石其辭曰云云二十一年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曰云云三十七年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云云而不在休明之

運又何足數哉以上數語應是段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

嚴忌善為文華文粹一作筆而不至巖廊一作巖廟一作廊廟漢書董仲舒傳

廊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自是已一作以降其類實繁惟公文粹一作君蘊開

巖殿廊謂巖峻之廊也

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  
之文萃于直躬慶是全德文粹作粹于厥躬一品集本作粹蓋四序之  
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一作之姬旦集有也字綴純  
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一無云爾字今  
刊文粹脫行字  
與疑然之誤漢書韓  
信使諸將與然陽應曰諾

###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

集作

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

國楚

華太守

崔

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

祕省房中官

一為開成四年試判釋褐一為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以上皆詳年譜

恣展古集

通典祕書省雖非要劇然好學

君子亦求為之四

往往咽喉于任

助

范

雲

徐

庾

信

之間

與錄曰執書盟味不能離手緒與琴瑟留連關漫咽喉終日

有請作文或時得好

對切事聲勢物景哀

一作

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或目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楚令孤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

聖僕原注義興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嘗表集無表字以今體

規我而未焉一作為能休大中元年被奏人嶺當去聲表記所為亦多

冬如南郡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江陵縣故楚郢都舊志荆州江陵府荆南節度使治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焚

息淺切墨汙鳥故切至篇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

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宣和書譜觀其四六葉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此

聲律筆書雖其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楚

現敵象棋有六博些注曰投六若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宏博經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書吾邱衍王傳善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鑿也說文鑿行棋相塞謂之鑿鮑宏博經鑿

有西采察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禮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曰方名東西九年教之數曰注曰朔望與六甲也漢書食貨志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書計之率注曰五方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按所教之數一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十百千萬也五方即方名此云四數其四方四時之謂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夜月明序稷所修英華汚烏汚序似有訛刊今從說文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整屋尉通志整屋漢縣山曲曰整水曲曰屋

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歷任傳官人蕭給後代史文如北齊書循

還孝莊勞之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鄭基傳州府官人酷吏盧裴

傳通尚書左丞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重跡屏氣隋書王韶傳晉王廣鎮并州

除行臺右僕射後建位柱國文帝幸并州詔謝曰臣北袁暮殊不解作官人許善心傳

黃門侍郎留守京師煬帝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嚴州刺史循吏梁彥先傳四海之內

凡曰官人王加傳官人無慈愛之心不加曉示致令陷罪酷吏趙仲卿傳鞭笞長吏官

人戰慄舊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赴選官人多京債李衛公論璐磁等

州縣令錄事參軍狀云官人皆由選擇可委輟綬蓋官人本統內外貴賤各隨其宜以

稱之其後乃於令長掾屬及赴選第仕者習稱也前人辨之未備故詳引焉班縣令或

班姓而即令蓋屋者武公徐氏疑作武功武功屬京兆府劉官人

似官於武功者新書表有京兆武功劉氏亦可舉稱然皆未可定尹即留假參軍

事專章奏本傳以尹為盧宏正誤刻年諸假參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集作李玘得秦州志杜牧題宋崇西平王宅太尉想院六韻結云

隴山兵十萬嗣子握琬月註曰今鳳翔李尚書

太尉長子其名其地其時皆合必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

即此李說也可以將補慰傳之闕尋取維州舊書杜悰傳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維州城降執政者聯

為章賀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正月李德裕使康季榮奏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張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季榮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

張君緒奏收復蕭關勅於蕭州置武州改安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民皆河隴道

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解賜之冠帶八月時同僚有京兆

韋觀文河南房魯宰相世系表房魯字諒歸者元齡之裔然非河南似非此人也

地名定例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嶠之誤詳詩集和孔雀詠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

郎其人三年登第長樂馮頴彭城劉允章新書劉伯陽傳孫允章字莊中咸是數

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舊書牛僧孺傳

度三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甲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

太尉謚曰文簡舊唐書與諸二書不同北夢瑣言又云大甲初卒未賜諡曰敏中入相乃

定諡曰簡無文字唐文粹有李廷撰牛僧孺神道碑云大甲戊辰歲十天下設祭

月二十九日薨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然則義山於二年春時抵京明矣

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

曰吾太尉當是牛氏宗黨

有杜司勳之誌

舊書杜牧

員外郎史館修撰太平廣記引唐闕文牧在牛僧孺揚州幕惟以宴遊為事出沒倡樓僧孺密教卒二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及徵拜御史僧孺餞之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密報凡數十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牧斷泣拜謝終身感焉故為誌極言其美誌文見文粹

事集有為不朽十月

四年十月辨詳年譜

尚書范陽公

正盧宏

以徐戎凶悍節度

關判官奏入幕

是判官非掌書記詳年譜

故事軍中移檄

英華只作易徐刊本作檄今從之

牒刺皆不

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

年府薨

宏正遷宣武節度使仍遷卒於徐鎮

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集作始復敘註

書講

申誦古道教太學生

集作教天下學生

為文章七月

六年七月

尚書河東公

柳仲

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

已為判官此故求改也詳年譜與赴東川諸詩箋

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

集作新練兵作教場

閱數軍英華作兵

實左傳在軍無日不訪軍實而申傲之互見漢陽陳情表

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

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尅意事佛方願打

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

太平御覽引永經注五臺山有五巒巍然故曰五臺晉末嘉三年鴈門郡人五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中人

爲先驅因而不返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爲仙者之郡矣中臺之山山頂方三里西北限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仙經云此山名爲紫府仙人居之其九臺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卽文殊師利嘗鎮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禮焉極今本水經注脫去而蒙宇記引之互有省節今合校正一二字也蒙宇記仙人居之下又有內經以爲清涼山句其九臺之山似訛北爲九耳元和鄆縣志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十里道經以爲紫府山內經以爲清涼山當亦本勝注也於文墨意緒闊略爲置大

牛

集作太平

篋塗遁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宏農楊本勝

霽相世系表楊壽字本勝監察御史餘詳

詩集始來軍中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牋刺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

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

爲二十編名之曰

三字集

四六乙

舊皆作一然必爲乙所謂甲集乙集也故竟改正

此事非平生

所尊英華作專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

遂書其首是夕是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鬼鳥

判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車鳥度家家提門打戶振狗耳滅燈燭以禳之門一作牀嶺表錄黑有如鶴留名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間遇陰晦飛鳴愛入人家錄人

魂氣或云九首曾爲犬齧下一首常滴血也血滴之家即有凶咎前序言月明此以無鬼鳥言非陰勝亦月明時也一如大中元年十

集月十二日夜時原注是序前書罷未明不成寐集作書罷未嘆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新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

秀擢進士第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結上時議三篇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出佐使府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授

著作郎並著書久之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罷還京師卒

次山有文編新書藝文志集類元結文編十卷英華載文編序曰天寶十二年漫

更在此州今五年矣乃次第近作合於舊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

編分爲十卷復命曰文編時大歷三年也元結傳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南餘山著元子十篇

政以元子爲稱天下兵革連亂入狩河洞始稱獨子後家漢漢乃自稱浪士及有官



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當以漫叟爲稱靈文志儒家類  
元子十卷又浪說七篇漫說七篇小宛家類元結倚子一卷按顏魯公所撰墓碑作  
倚子字是次山詩集志不載其  
體中集一卷乃選本非此所指  
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  
明京兆武功

人初名預  
字弱夫  
見取於公渡陽公  
元結傳禮部侍郎陽凌後  
始得進士第  
文編序

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明年  
都堂策問羣士竟在上第元結傳燕上第復舉制科  
見憎於第五琦元載  
新書表

乾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  
載寶應元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

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  
元結傳略容曾身論  
家經定八州會母喪  
人皆詣佈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

致立  
石頌德  
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占心經

已下若干篇是  
文粹原  
外曾孫遼東李憚辭  
宰相世系表有遼東  
收得之

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  
老子天法道  
元

氣爲根  
揚雄解對大  
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  
莊子道不遊太虛無  
大賁無

色  
易賁元  
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  
史記天官書中官北

衛以齊七政又曰衛殷南斗又曰北宮南斗  
為廟又曰東宮蒼龍又曰西宮參為白虎  
方嚮物色歟何從生啞鍾復鳴

舊書張文璠傳虔厥子文收尤善音律嘗裁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  
召文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

啞鍾莫能通者又收黃雉變雄雉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雉化山相  
吹律調之聲皆響徹

朝捧水信潮汐任充論衡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為潮范朴子潮汐者朝來  
也夕至也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朝水再大再小郭璞江賦吐

納靈潮或夕或朝若大歷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

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娠

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爾雅狼牡謂牝其子獵又豺無前足註曰晉時得  
一獸似狗豹交有角兩足即此類也左傳狼子野心

說文獬豸能辨材曲購百錢納本作曲剪餘一作非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

說文儒柔也宋史王希傳武成本忿其儒緩因奏事大被訶叱而程步宴然此趨儒意相近也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載詩汎汎楊舟  
綿綿維之傳

日謂也疏曰絳竹為紫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官藏其

所以維持舟者雖是大槓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

麾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

細分擘

西京賦摩肌分理

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

文粹注上聲

餘鋸取朽蠹樸

蟒出毒

詩有醫篇注疏散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釧敵刻以木長尺據之廣韻擣也葉而擊也按擣與擣通

刺眼楚

文粹注去聲

齒不

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

禮記汗其官而瀦焉

如在危處如出一作夢中

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

上之視下不知有一

一作其

尊下之望上不知有一

一作其

纂辨頭鑿齒

淮南

子海外三十六國南方蠻齒民注曰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按南夷志黑齒金齒銀齒諸蠻皆蠻齒之類此以言遠方種類非用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也餘

見一品集序

扶服臣僕融風彩露

淮南王距曰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註曰艮卦風一

方朔語武帝曰古雲之國風氣著草木成五色焉

飄零委落羣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

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

鬼氏讀書志結性耿介自

謂與世終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而論者  
語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  
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徐刊本作無乎而文粹作無書味句意似  
言有此一書不必更資有他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按本傳初為文魂邁  
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造意為主意濬可尋則  
詞源易辨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爾雅為雉計曰黃色鳴自呼

樊南文集詳註卷七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八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吳江潘西庚馴之參校

書

別令狐

綯

拾遺書

通志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諫諍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後晉書

綯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當即轉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為侍臣故秩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也書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卻頗感憤然其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勳當屬未得進士時也竄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因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天地耳錯行雜居齟齬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徐刊本誤作狂直  
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尙爾  
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  
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  
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決爲流行之義故以言淚流徐刊本作泣似非豈於此世有他事哉  
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  
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

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

史記廉頗傳負歸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廉

願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嗚呼此輩真手搔鼻

戲也

作難南史宋前廢帝紀肆罵孝武為朝奴魏書王氏世驥鼻江東謂之驥王

而喉噉人之灼痕為癩者

癩內則不敢噉噉是咳說

文賦氣倦也玉露逆氣也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以為癩也說文惡疾也此謂灼痕非癩而誤以為癩

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

大賈坐滯貨中

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

人人往須之甲得若

千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

今刊文籍脫千字

曰其贏若干戊曰

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

相見有贊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

今刊文籍無哭

今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

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

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贊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喪



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

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

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

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

百忠信我我尙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市道

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百虎通娶妻卜之相宜否前祝曰

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違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後日文粹作生女子貯之幽房

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卽一日可嫁去

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書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

而不如此至其羔鷞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

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

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尙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紬一作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

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文粹作二百必子字形近

而說更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斷盟津之八百利求也莊子齊物論于惡乎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蘖生乎此言甘餒死者

豈求爲與王之佐歟徐曰當改作斯如左傳宋公新之之意誤矣使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悵之母

婦耳商隱再拜

漢書谷永傳然見紬繹注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

### 上崔華州書

一作牋按此是上崔龜從非崔戎也乃朱長孺疑二十五當作三十五徐氏則力辯其必非義山作爲編文者誤宋

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爲崔戎遂致總無一合今既辨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爲戎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餗傳太和時

凡典禮闈三歲九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衙故有中丞閣下

之延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崔郾為宣欽觀察使郾傳云太和八年權知禮部而於郾傳云兄弟郾郾郾三人知貢舉掌銓衡為時名德新舊亦云崔氏兄弟凡為禮部五並權知禮部者權主貢舉也文中崔宣州指此若實然則兩傳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舊唐書崔郾傳於元和七八年雖為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欽豈得僅呼崔宣州哉然則為郾為繼從為郾審矣開成二年張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年或春初尚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得官須再試或辭舉亦尚有獻書求知之事耳至三年三月罷從入為戶侍四年郾入為太常矣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悵悵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攬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法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遠陳三典禮闈一為太和七年見詩集故番陽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當於六年應試為賈所斥八年又為郾所斥下云是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年以下也陳於太和二年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同考則策此不可言禮闈

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與陶進士書

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卽後所謂華山尉耶發未可定

幅短而勢橫力健不減昌黎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

舊書傳劉知幾子述右補闕撰六說五卷國史補劉迅著六說

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諸伏其精峻新書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

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誅非惟求

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

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已也固已

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轡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

得私怪徐刊本誤作私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

爲子之依歸矣卽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

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

義者譏誚太毒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

年後雖尙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

文尙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爲詩文投之卿大夫謂之行卷時獨令狐

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憑一日之短長也旣得

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

八郎之友誰最善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

辭故夏口與及第

正深於薦託也乃云商隱開成二年高第知貢舉權商隱進士第見本傳指出為鄂岳觀察使故稱夏口公而不稱其郡望則

是時緒尚在鄂岳也餘詳年譜干道志鄂州漢江夏郡江記曰一名夏口沙陽夏內鄂者釣者皆其名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

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

味此數句其感令狐淺矣時必已漸乖也

爾後兩應科目者

兩應科目係地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即下博學宏詞

南場試

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

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

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記厥通二年試吏部安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之中書

歸自稽笑

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

按周周輝也見代為表李未知何人疑為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初為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二年遷

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第二

年拜中書舍人讓夷既先充翰林學士則轉郎官必如周輝之兼內職開成時為舍人亦與學士同職也

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

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

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

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

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之也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

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後

選入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為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比於江淮

年歲者衆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李肇國史補曰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

舉選置銓洪州新書選舉志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

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舊書通典中嚴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

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

之唐會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慶以後每停黔中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

漢書楊擇吏與江淮不同嶺中往弊是前選今弊是北選餘詳蒙陽公舉王克明等狀則其時闕嶺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越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試判非謂拔萃也按萃自在尉宏農罷後詳年譜徐氏誤會而駁本傳之非則詞謬矣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號舊書本傳釋

書郎調補宏農尉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

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

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會孫合

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陝西觀察使終秘書監後舊書傳崇元孫台餘詳年譜

又別有京兆公澄陝見代作賀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僂耳說文僂垂兒

切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公羊傳僖公四年卒怙嘗自呢

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

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



道與華山西北至京兆府百八十里東至安農二百三十五里

始得今刊文粹

其卑者

西岳華山在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東南有嵩陽

始得今刊文粹

朝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似全以華山喻已之

思欲窮搜極討灑豁

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

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

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

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

徐刊本有復字非

得吾子於邑中

邑中似即華陰縣

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

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

就如是我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

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

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

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宏農尉李某頓首

感述既淺憤懣殊深與別令孤

書大異矣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

英華作檄集作書玉海引之亦作檄然檄為聲罪之詞書有勸戒之語文非檄體首尾顯然李

衛公文集有代諸節度與澤潞軍將書玉海又引冊府元龜武宗遣諸鎮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及元與稹書云云蓋上受廟謨故可貽書誠論其

敬類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

易中心疑者其辭枝

夫豈告者

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國語范

一去不

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

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

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

舊書劉惔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書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卒

俱沐天光並為藩后

陸機詩發跡翼藩后

昔云與國今

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一作門未至左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飯貝纔畢襚衣

莫陳並見表與祭文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見桂州謝上表迷失臣職不思先

軫一作之忠徐曰左傳宣十三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先穀違命喪師不可謂忠疑當作先軫左傳僖一十八年

晉原軫將中軍上德也三十三年秋伐晉及箕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將覆

藥書之族春秋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乘公門范曄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

欒氏之族欒氏之族欒盈出奔宋欒盈書之孫欒之子皆用晉事切地此僕隸之所共惜一作兒女之所同悲況

某擁節臨戎援一作旗誓衆後漢書隗囂傳囂援旗亂族南史虞寄傳杖劍典師援旗誓衆封疆甚邇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以定束身之計晉書段灼

詔書京身就縛又王坦之傳卒士韓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

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書

劉信傳悟為治青節度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  
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安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  
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為富貴於是  
以兵取鄆擒師道斬其首以獻擢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穆宗即位檢校尚  
書右僕射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太師相公一作國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  
平章事寶曆元年九月卒贈太尉

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

一作前

獎其象賢仍以舊服見

前舊書傳悟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  
事敬宗寶曆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

納職貢賦十五

徐刊本誤  
作五十

餘年於我唐

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

書天難忱  
命靡常

纔加壯室之

年禮記三十  
曰壯有室

奄有壞梁之歎

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  
乎燕寢疾七日而歿按新書傳於太和六年前曰從

諫方年壯思立功後又曰卒年四十一通鑑曰悟薨從諫匿其喪司馬賈直言  
責之曰爾猶子何敢如此若如新書似不合稱猶子証以此文則新傳有舛也主上

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

自立之帥上黨為辜恩

集作姑息

之軍

李陵答蘇武書陵  
雖辜恩漢亦負德

俾之還朝以聽後

命

後字英華作故集作復皆轉相誤也今改定舊書傳詔積穀襲歸  
洛以聽朝旨積克叙通鑑上遣供奉官往諭指積入朝必厚加官爵

其義甚著

其恩莫偕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

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

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漢書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

見上范陽人發智士之所寒心更記刺客傳竊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謀夫之所辭舌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魏杜門矧於僕者得

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

德王庭秦死子元庭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滔死子重順襲明名安敬也皆舉河朔近事言之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

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寧其華而

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每以其子為之其後即自為留後襲爵史傳中習見賞罰得以相參恩

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叔姪

相近尚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一作秘喪則於

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

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

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

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吳王濞傳發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

能盡餘詳為李貽孫啟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將倚以為

牆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

則羝徐月疑當作新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管子山高而不崩則新至矣已立然

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關德薄則賢

者不為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並見一晉寵

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書劉向傳昔晉有六卿衛多君子至傳吳公子札

通衛曰衛多君子

子未有

孰救渡河之裁

見一品集序衛事前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文明繼興當

漢書賈誼傳

前車覆後車誡史記高祖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東觀漢記覽照前世紀為鏡戒

代憲四祖

代德順憲四朝

文明繼興當

時燕趙中山

移左傳注曰中山鮮虞國策注曰漢中山王靖移居盧奴後漢書郡國志恆山在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定州唐義武軍節度

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則屬成德軍

也當時亦為李惟岳所據見紀傳

淮陽齊魯

新書藩鎮傳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閔隰而和

之其餘混源軒輊欲和效者往往而是後盧龍則朱滔德宗建中三年反僭稱王改燕為冀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歷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僭稱趙王王承宗憲宗元和五年邀殺十一年又反魏博則田承嗣大歷八年反三年反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已作亂與趙魏冀同于建中三年長至日稱王李師道元和十年逼吳元濟以叛梁則汴宋李靈曜大歷十一年反結田承嗣為援其後建中三年沔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即帝位號國曰楚蔡則吳少誠德宗貞元五年反吳元濟元和中反吳則李錡據浙西蜀則劉闢據西東川皆元和初反或討平或赦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事而朱泚李懷光之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為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尚有之至魏博之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盧龍之朱克融其叛則在穆宗時究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時

矣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

威逆天用人背惠忘德

後漢書馬援傳援曰若歸羌欲旅拒

威逆天用人背惠忘德

據指掌之地

後漢書岑彭傳幸臣諫田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謂可逃刑

左傳有罪倚親

倚親

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聞者不能為謀明者

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尙書

太尉事見上書李洧傳洧正

已從父兄正已用為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徐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為徐海沂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

齊之密戚楊太

保與蘇肇給事

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

不便兆繼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論以大義乃為凶黨所搆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元卿潛奉朝廷元濟繼立元卿即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元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圻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遷原河陽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按兆肇音同故史文兩用但兆死於賊手引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

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

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

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

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風沙之



國縛主之卒重生

見屬

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

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反攻薊城自立為燕

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關封為不義侯

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

數州之饒

皆見盧尹賀表

兵士尙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

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

於魏郊連兵轉戰縣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

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

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即位

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屢敗悅兵加檢校兵部尚書時悅窮蹙朱滔王武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輯軍士賊深懼之與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義說王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

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一作北

周家諸將仲桂枯而居檻車史記張耳傳乃檻車膠致漢書張耳傳貫

棄尸南荒

周高乃檻車詣長安師古曰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

而路之人猶老者捫胸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音門按捫胸猶撫膺少者扼腕戰國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吏記刺客傳作搯扼又張儀傳作搯腕謂朝廷不卽顯

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韙左傳不義不韙厚將崩去安就危聚

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爲澤潞節度使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

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詠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

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上戒承璀俟其家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一帥中馳以赴謁貶羅州司馬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外此皆以昭義舊事廢之

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續漢禮儀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焉者不啗之鳥也欲老人不啗所以愛民也

鮐背之叟高齊書台背鮐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曰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知其本末尙能言

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勃者之守勃舊作勃英華注曰疑作悖今考勃與悖亦有同義者如莊子徹志之勃而勃亂狂

物凶勃獨物皆見史書因勃與勃古通史漢書海皆作勃故誤勃爲勃耳不必改悖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

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四字一作則隙家聲司馬遷書且李陵既生降隤其家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固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

忘餐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

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

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

大度漢書高帝紀常有大量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集作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

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傳仇士良積怒創言從諫志絕何從

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貿易之符虞摧馬徃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九尺鐵之武宗不納怒殺馬益不平宿舊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跋扈之資恃

紀綱之力請受亡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潛圖立道接攘戎帥屢奏陰謀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交

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

父於不忠極通繼從諫弟從素之下積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

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兩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又

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

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

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記子思曰母為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

恩皆受主符威領旗鼓（舊書傳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祐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昭不能竟以祐破蔡祐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檢校戶部尚書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增也為元濟謀主及李愬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回曲乃單騎歸愬愬宗欲殺之愬表許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尚書）不能悉數厥

徒實繁（徒實繁有徒）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後委字英華作弄注曰集）

（作委弄字似本為弄字之訛耳）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

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一作圖）故事具存可以

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旄以歸洛師（龍旄即謂丹旄）秉象笏而

朝魏闕（魏闕以魚須文竹十竹本象可也餘屢見）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

恙（恙可謂恙也）

三

為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尙淹歸款未整來軒一作戎臣鼓

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牙

璋四馳見代漢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

計已見賀碩笑冠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小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

羽林亭樓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

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一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

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適生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製之力超

踰亭樓又言其超捷耳非拔距也今科頭戟手者動以千羣見賀碩兼驅扼

人猶有拔爪之慮蓋拔距之遺法虎華注之材官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日唐說仍率射鵬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

御騎馳能駐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撈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撈怒而少息

將自焚也此謂火攻史書屢見城將一作水灌見一品集序

使兵用火焚

魏趣邢郡趙出洛州

魏新書潘鎮傳裴問守邢州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亦降成德軍魏聞三州降大懼大

將郭誼王協始謀誅魏通鑑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有變矣文亦先以休之故下云倚山東而山東不守

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

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魏書志澤潞屬河東道邢洛磁屬河

北道杜牧上李文饒論用兵書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

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此所謂河北無儲也山東河北並言之也

東不守以兩州之餓

一作殍

兩州謂止澤潞兩州也徐刊本誤作數州

抗百道之奇兵

指入鎮之師見

李貽比累卵而未危

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需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王濞為迫乘奏書諫曰今欲求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說趙晉

孫公造九層之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臺三年不成危甚于此

寄孤根於何所

彭陽公遺表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

狐之口

按節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

狐在代郡西南漢書註如淳曰上黨黨狐之口史記註如淳曰上黨黨狐也案裴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註

卷八

三

日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酈傳之註當有脫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曰白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通吳元和郡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卽此其地漢晉屬代郡又按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榮陽言之據敖倉之粟卽在榮陽塞成畢之險卽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接榮陽約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卽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卽論此時諸鎮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意專謂從河陽北入潞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抵飛狐之名入天井之關通典澤州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剖之

縣南大行山上有天井關杜牧上李相公論用兵書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僅一百里關隘多山若以萬人爲壘下室其口可爲此二句切証餘已見諸不敘錄將士狀巨

浪難防長颺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後漢書公孫瓚

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喪貝躋陵晉書袁粲傳喪貝躋陵晉書袁粲傳日得疏曰貝資貨糧用之屬犯逆受

戮无糧而走難復超越陵險必困飛走之期既絕見爲李投戈一作散地記

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期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於逃散之地

之望斯窮志王濬傳注魏略曰後試索槍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宋江

蘇林據酈公之說

屬纊纔畢灰釘已具王林野客叢書劉鎔注樊南序恨不知灰釘事僕謂出南史陳高  
朝九錫文綬灰釘字屢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為累劉鎔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餘冬  
序錄載之乃以劉鎔為徐錯誤也又引杜篤論都賦燭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自然  
鹿盧以為談苑言商隱離家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氏以為引揚雄賦之誤

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

之戮一作笑公羊傳季子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為天下戮

戰國策高氏鮑氏注本靜言其漸良以驚一作就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一作信事之賓僚同察思反道敗德之難

反道敗德書秦楚有苗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

左傳若敖氏之勿汙潞人之俗書唐征舊封帛增欵文選古樂府中有尺素

素生含毫益酸陸機文賦或延望還章用以上表被雖已用兵尚有還章

帛也表向陳言從諫為權倖所疾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何安敬亦為之奏雪王宰亦上言賊

有意歸附然則諸將前後皆有觀望與之潛通便非李衛公力贊廟議安得取此膚功

我反按當時用兵雖速而不至若新書所紀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



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王茂元府元龜將帥部傳檄頓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

作切此字無此

僕隸

音旨

作問

之屏

作屏藩

貢賦

作修貢

我唐

作唐室

纔加

作加其

優恩

作絲綸

蓋將

顯足下之門

以至

以

聽後命

作俾足下還朝聽國家後命

已踰一月

作已當踰月

又歷數旬

至

未聞

去脫

不度其始

胡不胡改作故今已從冊府改正

趙魏二侯

夫上有字

恩威

得以相抗

下有義國事蹟四字

相近

作猶子

此施之於太師

至

施之於足

下

作此施之於足餘脫去

足下則為自立

作則有自立之罪

又計

作詳

牆藩

作藩藩

屏使之

作以謀取

代憲

作憲代

連結

作結連

戾止

作戾止

輸忠

以入

作輪而入

顧念

密戚

思恩

作知恩

是逼

作迫

僕固

無固字

恐

支以久

作以久

謀而使安

作謀其更安

自棄何速

作遠

昔者

作昔

燕國

無國

字

魏郊無郊字

哭上句字易

不即加作顯戮

此又其無其字

不足恃也

何事捨稽作君命

何計得固作人心

此僕者無者字

不寢保作

乖異作異圖

之歎疑作

亦可畏異作也

宜其武作猶

弭之

亦何以作對燕趙之士

旬日之前作爰自始初

近乃作者李

尙書

重無重字

質

郡圭作符英華作郡符今已從冊府改

而遂作致

沮足下

於後至

作阻足下之後圖沮阻通用

富貴通過作身

軒轅作

鼓賈作勇

出其

吞

西北英華作其今已從冊府改

兼驅作扼捷作虎

感義則

至可吞作雷電大擊沙石可

使

無使字

兵用

城將兼作

分二大都作介二天郡英華作分都今酌從介字都字

此境

既須作絕

惟鑒上有幸字

歷用作事

時侍作以吉日

增

歛

歛作

按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元五年建安袁說友爲四川安撫制度使

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司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至東川幕即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

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爲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

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尙懼尤違豈弗末遺公天威敢遣

寶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

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曰侍御是舉憲銜稱之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

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暉是

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入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遣官赴西川會獄也舊書紀大中四

年劉晏奏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丞趙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帶憲劄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關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

慘凡落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泊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拜殆人有從劍門拾得喪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棄膽略不垂敗後公移率筆本不足存後人拾遺得之則又不欲表道也

### 箴

#### 太倉箴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丞一人掌倉廩出納金石錄唐太倉箴太和七年十月李商隱撰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碑出京兆府寶刻類編太倉箴李商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元年立憲寶刻類編載末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姓名約為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唐書柳公權事德顯官至大中初轉少師當無商隱撰公權書之事

####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

見為懷州表

#### 彼懸車束馬

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注

日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險故縣釣其車備束其馬而度

#### 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

殺乘諫吳王晝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豈偶叔孫耶子曰吾不為怨府起

#### 自斗量

後漢書律志量者俞合升斗斛也

#### 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

#### 頃不廢汪汪

見為柳

#### 火烈人畏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望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雖

#### 不廢剛腸

括康絕交書剛腸疾惡

#### 曷若寬猛處於中央

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

以新寬政

泉穀之地

漢書王陵傳陳平曰問穀穀晉治粟內史

勿言容易

東方朔答客難談何容易

貪夫徇財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

有死無二御黠馬銜

家語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

不得不利

張敞傳取馬者利其銜

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

見彭陽遺表

將欲相聾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聾長如欲戰莫捨強弩

強弩動弩屢見史漢

諸書長如獲禽

左傳射御貴則能獲禽

莫忘縛虎

見一品集序

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

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

九門見禮記月令此猶曰九重

近在牆東天視天聽

惟明惟聰問命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

子介然居中

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濕熱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

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

終日戰慄猶懼或失

古選詩唐書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頭於山而蹟於廷

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

廣韻接手摩物也乃同切又接說文曰握也俗作接奴禾切

弩用

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

各敬爾

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

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蕘苴似珠

千遷萬塗樂黠爲炭眊盱爲

金誰與居註曰政事之貌西京賦可跋履庭步應事成象無有定一作

或來談話

海翁無機圖故不飛海翁

數其父曰吾聞鵲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鵲鳥疑而不

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

昔在漢家

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僑

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絕祭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病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族中亦除肉刑法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食也

傳

李賀小傳

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為五也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

長吉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

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

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

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

所與遊

者王參元

文粹作參元太集濮陽公表云季弟參元安新諸刊本或作恭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為元和十年以前末州司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工於翰墨類楊敬之新書通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權璩子璩中書舍人

崔植

新書傳崔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

詩如他人思量

平合以及程限為意恆從小奚奴騎距虛漢書匈奴馬傳奇畜則

案於碑奚師古曰驅奚驅驢類發支特作距驢距驢通用徐刊本作距驢誤

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

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

一作誤

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言從婢取書研墨墨紙足成之投他

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

新書賀傳多採此文

王楊輩時復

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

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

舊唐書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斷句起常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其

案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諳誦新書志李賀集五卷宋史志李賀集一卷又外集一卷

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

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婆

一作阿婆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婆武移切齊人呼母

老且病



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

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一無二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數數

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

時爾學紀聞曰天官書云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太夫人如

熟五斗米頃句本於此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

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一作園宮室

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

此世者何獨番番一作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一作即通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按舊書傳卒年二十四據此文也新書傳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杜之序作於太和五年辛亥而曰賀死後十五年矣則當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矣賀之生年未可遽考故卒年未定疑是新書傳云賀七歲能解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此豈來自唐臨吉也然詩云麗相書客感秋蓬

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其非七歲明矣近人吳江沈絮箋註昌谷詩而謂此篇正屬避嫌名不敢舉進士之時賀年當一十有九余以高軒過題下原註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考之韓於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年為河南令六年行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七年兼國子博士八年改郎中矣皇甫之稱侍御未可細考何時新書所敘甚略且錯亂然有云愈令河南厚遇之而賀集有河南府試樂詞則並繼訪李必元和四五年事故詩曰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也其為賀非七歲尤明則當作二十七為是

**位不過奉禮太常**  
舊唐書僉補太常寺協律郎賀正八品上賀當以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賀當以奉禮

**律中**  
一無中字**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

**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陸龜蒙望澤叢書李賀小傳後吾聞淫敗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橋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塢王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按魯望云內堂鑒則外揚為聲音今讀其詩初心非顯隱

發左傳吳人躡楚而邊人不備謂邊疆之人也此則謂旁近之人

# 碑銘

##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并序舊書傳白居易

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立功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建曾孫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金石錄唐薛吟先生傳并墓

碑注曰傳白居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諱郊正書大中五年四月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

十一月遂葬龍門

舊書曰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

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新書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宋陳直齋撰白文公年譜云

舊書卒

子景受

舊書傳無子以其姪孫嗣新書表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陳直齋曰公自襲阿崱終身無子自為墓誌云以姪孫阿新為後又云

年非也三姪曰味道是回晦之唐書世系表載公子景受以從子繼陳亦云與後按公舍其姪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奉朝汪立名撰白香山年譜公自撰醉吟先生墓誌云三姪長味道道集縣丞次景回澠州司兵參軍次晦之舉進士並不詳何人子又云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觀墓碑及史表則非阿新明矣公之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祧而遂更其名乎表有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參軍行簡子味道咸都少尹後景受與景回為兄弟行文中所云是公存時已名景受也公自言姪孫為後則阿新景受似為二人也以姪孫為後古已有之如晉書之荀爽阮孚是已豈阿新又殤乃又以景受為後乎或疑阿新升一輩以景同排必不然也

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

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

舊書傳居易妻楊氏從父妹也陳直齋云於虞卿汝士為從兄弟

胖胖兢兢

奉公之遺異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

陳直齋曰避祖諱者公祖名鏐與宏同音言所以不應宏詞也撫言云白公試宏詞

賦考落誤也按撫言宏詞賦題斬白蛇劍也舊書傳元積為集序曰樂天一舉擢上第

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泊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

京師不云試宏詞則撫言似果誤又按若果避鏐音則下文祖諱自可明書何乃亦僅云祖某耶是尚可疑

選書判拔萃注祕省校

書舊書傳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擢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

官補蓋屋尉舊書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明年試進士

取故蕭遂州潯為第一蕭潯見前祭文舊書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餗

為同考事畢帖集賢校情通作貼舊書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餗

官也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

門外雖宣試文五篇明日一作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

遂為學士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右拾遺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疏曰

事不敢入

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新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

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疏曰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

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疏曰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

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疏曰

書亦作左此獨作右當誤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舊書傳五年當改官居易奏曰臣聞姜公

輔爲內職求爲京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尹戶曹參軍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

在約東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

官竟以多殺不辜諡于頔爲厲按二帥要爲于頔荆爲裴均徐氏以荆南爲嚴殺誤也舊書紀曰元和三年四月以荆南

節度裴均爲右僕射判度支五月均請以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九月均同平章事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四月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還勅付左藏

庫是則均先鎮荊州後鎮襄陽也陳直齋曰公年譜曰元和三年有論裴均進奉狀而此亦云荊州則在均未鎮襄陽前耳于頔傳曰頔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聚斂

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爲務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頔稍戒懼以子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頔入朝冊拜司空平章事內官梁守謙掌樞

密有梁正言者自言與守謙宗盟情願于欽與之遊處正言取頔財賄言略守謙以求出鎮久之無効敏諂正言之僮支解棄涸中事發付臺按問貶頔爲恩王傳改授太子

賓客敏流雷州賜死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頔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卒贈太保諡曰厲季友訴於穆宗賜諡曰思新書居易

傳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蠲貨居易建言頔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納禁中或言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歸由天子蓋頔以從襄

陽入朝故稱襄陽進奉前後皆有而此所書則元和三四年間事也後雖與宰相不厭禍者言不懼禍而悛也頔既以使相入爲相而行賄殺人均亦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

十餘年荒縱無法度皆所謂不厭禍也王彥威議于頔諡曰跋扈立名滿盈不戒李師

及入觀後又子罪官貶連定國獄謹按殺戮不辜曰厲復狠逐過曰厲請諡為厲

古當作襲父事逆師古師道皆李納子師古先襲元和初卒異母弟務作項領

以謾齊曹漢書季布曰今會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上錢六百萬

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舊書傳潘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公又言

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舊書魏徵傳徵有疾稱綿懷徵宅先無正寢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卽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

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舊書傳居易諫

相太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與貼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

道源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在職三年每譏見多

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前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以上皆為拾遺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五年舊書傳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邳九年冬入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頴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 **會憂掩坎廬墓** 禮檀弓延陵季子葬長子於墓博之間其坎深不至

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枿坎其高可隱也漢書劉向傳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虛墓事史文習見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 一作

**吉** 著吉服闋即吉而為官也按著有被服也之義本通用故從文粹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 文粹作刀 **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 穆公與微之書僕提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又詩云月慙諫紙一百張此云次

紙豈急不暇擇用 **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舊書志江南西道江州潯陽郡舊書傳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呂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拘捕呂易等無行貶授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

舊書志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舊書傳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 **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緋** 舊書傳十四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襴十五年正月憲宗暴崩閏月穆宗即位陳直濟 **受旨起田孝公代恆陽** 舊書田布李愬

所定年譜自忠州召入在十五年冬 **州軍亂害田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為留後時李愬由潞州節度遷魏博節度病不能治軍無以捍延湊朝廷乃急召起復田布代魏博新書表田布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孝公按地志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地在匡山之南故曰代恆陽徐刊本作衡誤甚

新書傳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緹詔使受之辭曰布父獻國恥未  
雪人當以物助之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此亦以錢  
雜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背畔傲復不報又貶杭

州舊書志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舊書傳時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既至築  
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見音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極似謂民多往來迎

樂也徐刊本作迎禱再考新書傳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漢其水潏田千頃復濠李泌六

井民賴其汲至海六井相國并西并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浚井  
湖石湖上至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秘諸

書皆言六井此獨作五似偶誤耳徐氏以大小方井合為一然地不相連也徙右

庶子舊書傳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歷中復出為蘇州刺史益元出蘇州

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

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

子少傅申百日假漢律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  
歸家理疾愈十旬為長告者山集有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



言懷又二歲得病徐利本薨官舊書傳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三年稱病東

之詩歸求為分司官除太子賓客太和中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明黨事起天子亦無如之何楊

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

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

辭疾不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餘已見前舊書傳遺命薄

葬毋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嚴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吏

請諡以死武安君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封子仲太原以其後舊書

起功封其子仲於太祖某輩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舊書傳祖鎰歷歷聚輩

原故世為太原人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史記譚宏奏始公生七

大夫大理少卿賜緋魚袋徐西魏察判官歷州州別駕

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見舊書公與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舊書傳行簡字知退擢進士累官主客郎中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精密居易友愛故

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拂無以此焉

李刑部建舊書傳李建字庾左丞敬休舊書傳庾敬休字順之友最善居

家以戶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舊書

便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新書傳幕  
節感浮居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薑稱香山居士按公薦韋楚狀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隱居樂道二十餘年太和六年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又詩  
題稱韋徵君拾遺又醉吟先生傳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  
姓名過海流入雞林

日南有文字國舊書東夷傳新羅國漸有高麗百濟之地龍朔二年詔以其國為  
雞林州都督府漢書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

一篇甚為奇宰相觀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為中書舍人

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舊書鄭覃傳故相珣  
瑜之子文宗太和九

年遷尚書右僕射訓注伏誅召覃入草制勅以本官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舊書魏謩傳楊汝士  
牧同州辟為防禦判

官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至開成四年累遷諫議大夫宣他日景受嘗跪曰大

宗大中二年為給事中遷御史中丞餘詳載集賢相公啟

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公詩有  
同時六

學士五札一海翁之句五相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

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句城守四州詳見樊南序大  
中三年事也以集巨伐一作代  
按文粹

作代徐刊本作伐巨伐猶曰大功也然白氏宰相惟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擎

斂中一人若謂其世代至此而極大亦通故未可定

跪齋栗莊子擊跪曲拳人臣之禮也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

信公知人舊唐書傳敘中字用晦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武宗時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宣宗即位加右僕射太原郡開

國公徐會昌六年三月宣宗即位五月敘中為相傳文小陳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唐書藝文志曰白氏長

慶集七十五卷考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相勘定公之歿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

歿亦十有五年今後集具在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也

按舊書傳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元稹為序序

全載傳中中云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于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

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前釐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

是矣因號曰氏長慶集然則舊書本全敘其畢生著述而引元序為評贊初非括其生

平也此文云集七十五卷元和為序語則稍混新書藝文志緣此致誤耳汪氏既糾新

志之失何可沒舊傳之是哉唐語林大中末諫官疏請白居易論上曰何不讀醉吟先

生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北夢瑣言敏中奏定居

易諡曰文舊書傳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稱第

一除右拾遺與居易同門生穆宗時官中呼為元才子

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未詳肅代代優肅代肅宗代宗時也下代字讀曰世布蹤河南南字叶韻徐氏疑其

誤非陰德未校論語註校報也徐氏疑當作報亦非公有弟昆本跋不搖禮記燭不見跋注曰跋本也疏曰本把處

也此云本跋猶言本根徐刊本作本枝誤乃果敷舒匪骼匪臚說文禽獸之骨曰骼禮記少儀臂臚疏曰謂肩脚也招魂肥牛之臠臠若芳些

噫鳥介反其醇腴于鄉泊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

中上汰唐禹帝為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睦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皦不痕緇上聲見祭楊郎中文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道止納筆攝麾綽三郡理忠杭蘇三州既去刑部候東其居大尹河南翦

其暴通君有三輔見渤海舉人自代狀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謂除同州不上也臣

年已衰君方由嚴吏治故力不能副也翊翊申申一作仲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

至樂申申嘉夜翊翊休朝君子之文不僭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兩有其矩孰

永厥家曾祖之弟同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易坤為柄異為繩匪哲則知亦

有教詔益衰其收握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世公老於東遂葬

其地

禮文粹篇後有殤子辭其下有宏農楊氏四字如作文人名例辭云子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于建立痛冤無窮此可

細思而悟其事也其三紀功刊石已卽碑序中件右功世取支刻碑之意然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乃有其志而未及爲者若景受則實取支刻碑矣余謂阿新越次爲嗣是白公楊氏所愛定於存時者不意公沒後阿新亦殤此殤子辭必爲阿新其曰令子卽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蓋阿新殤後又以景受爲繼而郡君痛冤無窮自以辭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側故兼登之否則何煩旁及哉據辭追補情事宜然舊新傳表之異可以互通矣又按碑中所書年數皆率略不必細校

劍州重陽亭銘

并序書志劍南道劍州普安郡屬東川節度使

陪臣未嘗屢觀天子宮闕

時在梓幕故首曰陪臣

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

漢書紀注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

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

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

舊書志江陵縣晉桓溫所

築城也

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灩澦黃牛險以治普安

水經注江永經注江

魚復縣故城南江中有孤石爲滄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按縣注止此前明刊本又有小注曰李膺益州記云滄預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過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坤元錄作允豫此朱謀埠注箋也不可混引樂府詩集滄豫歌二首滄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滄預大如

牛欄塘不可流按寰宇記諺曰應預大如穰穰塘不可觸又有如馬如龍如龜共八句  
范石湖吳船錄引舊圖云應預大如象穰穰不可上與如穰如馬共六句皆非水經注  
之文宋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又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  
荆門在南虎牙在北餘詳詩集註中按江水東下蔣由江陵令遷劍州溯江而上也

○令既為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

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摩說文牛轡也按靡○樹膚不生

乃大鏟險道覲石見土毛詩小戎篇傳曰覲繩也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周禮冬官考工記匠

人涂度以軌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建為南北亭以經勞餞又亭東山四川通志鶴鳴山在劍州環繞

而治一名東山號曰重陽以醉風日南北經贊徐列本若出平郡無有噫○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請留當為遮觀察使請留○東山實在亭下侯蔣

氏名侑按舊唐書蔣父傳又常州義興人子係伸借仙估伸大中末同平章事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蔣是○蜀全

藝文志多一空格撮取不窮如武有庫見為某先輩啟蔣之有世以仁為歸伯氏之宜

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紃

廣韻集韻並同紃詩不競不紃傳曰紃急也按以韻論紃字疑有舛

以令爲

侯天子之德汝侯爲理劍有盈昃

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謂當盈者盈在昃者昃

君南臣北

父坐子伏

周易乾鑿度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氏註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飲牛漚營

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寧郊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京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

聲在漚武城人拘鄰人之田漚音者曰何故使吾水漚

田由訟以直市正獄清

漢書曹參傳慎毋擾獄市謁歸告

休

唐類函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謂也漢律使一千石有予告有賜告顏師古曰告或謂請亦告也此似言政簡獄清吏得以無事告休非將告休也觀下三年可知

知朝雨滂滂

徐刊本

濕其綃頭

後漢書獨行傳向楊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註曰說文綃生絲也此當作幪古詩云少年見

羅敷脫巾著幪頭鄭氏注儀禮云如今著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書書五行志太元中人不復著幪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首幪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

若人君無幪佐也廣韻幪是謂之幪頭按古詩陌上桑作幪帽者幪頭幪通用此似以言政簡吏閒風雨應節

民樂以康願有顯庸

侯作南亭北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摧

一作推

險爲夷大石是

扛

說文扛橫關對舉也後漢書

費長房令十人扛樓下酒器亦旣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二矛

按南梁不一地史記魏伐趙戰於南梁通典汝州戰國時謂之南梁必非所用也隋書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北史賈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此卽唐時之閬州皆係古名非當時習稱者唐人習稱梁州興元府曰南梁如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開成元年公鎮南梁又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云於是按南梁故事山南西道驛路記云南梁人書事于牘之類是也重刊之才爲節鎮之儀此必其兄鎮興元也舊書傳縣係宣宗時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爲興元節度使係爲父之長子與伯氏亦合弟猶非親兄弟耳餘見秦

宣武王尚書文

古有魯衛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超

尾 蠶 蠶 蠶

惟蔣之融由唐厖厖莫江切厚也左傳民

傳曰嚴大並箋曰子龍曰惟是亭銘得其蘧且下馬緩且叶韻緩唐大中八

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

李商隱

集亦首標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不及他銜者重王嗣珍儒職也金石錄此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也全蜀藝文志碑在阆慶府東山之陽石刻今存亭址後宋治平中再建明正德中又建四川通志重陽亭在劍門驛東鳴鶴山上今圯按四川通志藝文類竟不收此

按此文徐氏采之全蜀藝文志而余取原書覆核者也金石錄無跋語亭屢建屢圯碑文必多剝落矣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山手何無矯然表



異者于義山自稱或曰王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  
內縣台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堂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鄭氏  
通志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太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

余雖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今且附列於此  
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証也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  
樊豐碑於廬山漢孝廉柳莊敘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銷訛刻猶古制實則都  
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敘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  
錄云首尾完好稍微其大略至明宏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通志金  
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懋德孝廉柳敘  
碑有附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已郡太守樊敘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  
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顧亭林  
於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重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盡  
信哉

賦

蟲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

初生以氣相生似卵

晨曙露鶴

詩是鷺在涇說文鷺鳥屬韓詩外傳魏文侯嗜晨見鷺處風土記鷺

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鳴相警徙所宿處張景陽七命晨見鷺詠徐曰鶴古通作鷺

不如

一作誤

其生

孫吳錄

曰髮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鳧頭中猶有石也寇一作冠師曠禽經鵝以聲交汝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淮南八公和鶴經雄雌相視目睛不轉則孕汝戰惟齧而不善齧說文齧人齧回臭而多跣香而絕說文絕去也去蚤七里香南人採置席下能

附陸龜蒙後蟲賦余讀王綰生蟲賦有就顏避跣之歎似未知蟲作後蟲賦以縞之衣縞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癖逐腴乃蟲之賊按逐腴一作逐腴今從笠澤叢書徐曰然康養生論蟲處頭而黑抱朴子今頭蟲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蟲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文謂衣中之蟲本白衣或化為縞而縞終自白髮中之蟲本黑髮或變為白而縞終自黑故曰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又曰蟲賦利朝士也回賢而貧貧故臭跣暴而富富故香蟲惟回之醫而不恤其賢惟回之避而莫能禦其暴是亦不善醫矣世之虐焚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強禦者何以異此發山殆深知蟲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幕霍惟疏竄空蹄之間望足以為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蟲賦以編之意各有存辭逆相反

### 蝟賦

徐曰本作蝟俗省作蝟即詩經之蝟通俗文云長尾為蝟短尾為蝟蝟毒傷人曰蝟張列反字或作蝟商君書有曰蝟官者六而晉書庾

峻傳曰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蝟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然則六蝟六蝟並出商君之書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緣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爾宏景名醫別錄注蝸雄者螫人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漢書陳萬年傳毒螫加於吏民

厥虎不翅厥牛不齒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分予大者不得取小也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爾兮何功既角而尾徐曰蝸士也葛洪云蝸前謂之螫後謂之蠶蓋前即其角後即其尾也虎有四足則無翼牛有兩角則無上齒而蝸既有角以螫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詩集并泥篇云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猶此謂與

二首刺小人之陰毒傷人者朝士處士不必分說

雜記總文粹各標小類故於象江太守諸條標曰五紀似以其得五人也斷

象江太守舊唐志象州象山郡屬嶺南道桂州都督府又曰非秦之象郡秦象郡今合浦縣按象州在柳州東南約二百里矣元和郡縣志郭下陽壽縣有陽水太平寰宇記武仙縣有鬱林水凡水之在象州者皆可曰象江也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見為某先輩啟又宋乙帝君經求道者甘寒苦以存思真諦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

也常以其日思存古事後道書每以吉日思存心

又一空而隱外若癢癢殃

願飛仙而古事或作古事則指登仙也疑古字誤

疝病不作

一作好

物者

說文瘕瘕病也又瘕頸瘤也嵇康養生論頭處險而瘕瘕

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渡又病氣疝難前後渡蹶陰之絡結小腹則腫痛又疝在臍下上連肺說文疝腹痛也素問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瘕瘕瘕瘕皆比空中隱外但瘕係老病耳殃則統言疾殃尤不類瘕字書疾音血廣韻瘕裏空也與空中頗合似緣相近而有訛然未可臆定

平漫

紺冰謂紺色而無光也餘見柳珪第一啟

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及還長安無家召

一作居

婦兒寄止人舍下

後漢書張禹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後今本文粹作召似

歸後無家故召婦兒同寄人舍下徐刊本作居俟再考定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

前輩人

華山尉

尉縣尉也舊唐志華州初名華山郡屬縣有華陰其殆尉於此耶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

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舊唐志河南道鄆州東平郡晚更與其徒

畜牝馬草一羸羸文梓作羸字向徐刊本作羸一說文羸驢父馬母古今注驢

注羸驢種馬子堅忍善走私作弓矢刀杖一作仗學發冢抄道樂韻抄與鈔同通俗文避

見史書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徼今刊文粹處竊書注如淳曰所謂游徼循禁備

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秦制已然不僅京都之周廬徼道也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

諸土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一作競誤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貲一作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

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史記絳侯世家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臠無切肉韋昭曰臠大臠也以牙齒稍脫落

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

年推埋謂發冢見為渤海公舉代狀刺奪謂抄道意徐刊本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尙不能食況

能在公子叔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

盜所狙快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注曰狙伏伺也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

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

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一作廢舉賢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

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運時轉易貨賣取貴利也索隱曰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貨殖傳子貢廢蓄財於曹魯之間注曰若讀音如貯

索隱曰漢書亦作貯按漢書作發貯師古曰多有預貯趁時而發而事文與鄰伍重類聚引史記貨殖傳注有漢書作發非五字疑今本史記索隱有脫文耳

信義卹死喪斷魚肉慈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徐刊本

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一作

之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

舉負舉債也說文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

賢之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

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

人不敢犯烏重脣為鄆帥

舊書傳烏重脣移宗時為天平軍節度郵曹濮等州觀察使

喜聞驥與之錢

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間故德少長者亦嘗

一作常

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

一作置

萬金驥固不以為已有繩

契管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

公造其客張谷聘之

張谷劉從諫之厚遇者也從諫為使相從諫父悟封彭城郡王從諫與張谷遣人至王宅里請從諫以自贖及詔

斬劉從諫時并誅張谷事見史書

驥不起

驥雅北曰驥詁曰草馬名魏志杜襲課民畜犢牛草馬北史楊愔傳元尼草驥草為北畜之稱今俗語猶然

###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

軀有聲

一作  
齊誤

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

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

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

活聞韓愈善接

一作  
友

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

一作  
雪誤

車二

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

新書韓愈傳  
盧仝居東都

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全自號玉川子孟郊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形交郊為  
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又樊澤禮河中人子宗師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

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誠  
平正可經世常薦其材云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父之

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

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新書韓愈傳附劉又全  
據此文然剽節處有未

明  
者



宜都內人

舊志山南東道破州夷陵郡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

武后事詳史書耽內習者如左傳齊侯好內史記倉公傳病得之內之義

不敬宗

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

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

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

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竇融女媧伏

義之

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

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

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徐刊本有者字

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

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

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

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一作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舊書薛懷義傳則天欲廢其迹乃度爲僧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又於北起天堂證聖中薛師恩漸衰恨怒焚明堂天堂並爲灰燼則天又令充使督作後令太平公主令壯士縊殺之

###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爲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

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

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

有升陟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雷虎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

鳴條之野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文粹作牧野之誓白旗之

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雷虎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史記周本紀以黃鉞斬紂頭

縣太公苟文粹無伊尹之讓汝鳩仲虺雷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又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雷虎亦惟有若翦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則

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禮記發揚蹈厲

太公之志也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逸句

李涪刊誤釋怪引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

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釋怪曰正史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子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師之聖人學無常師非謂幼而學之如堯舜文周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竺乾者佛書言生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殺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是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隱北夢瑣言李涪尚書改切韻浩福和之子以開元禮及第時人號爲別禮庫其強官當郎宗時文昌雜錄曰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此雖正論而證之太過豈有積憾於義山耶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西昇經首言之古先生說者以爲佛或以爲老子自謂詞義名義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各釋迎交其怪誕不經固無待置辯耳

通鑑考異引東觀奏記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乞歸葬故里綯畏其精爽於帝前論奏許其子立山尉睦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躬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

通鑑唐通元年十月書後李德裕官制注中追引此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漫叟詩話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嫺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一作及苑中人柳終

朝刺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

一作倒

趙德麟侯鯖錄許彥周詩話江之嬌者江鄉之美人也

野客叢書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

隱作平聲用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穢之權合首無疆之

祝國雖一意然於理合從上聲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

穰多作仄聲少文家多作平聲用今本漢書張敞傳無音而他書有音汝兩切引張敞傳語証之者音可通讀義實相符也王氏乃云只此一音疎矣此當代尹京兆者之表似與勃海公舉代狀同時也

又王勃云一條引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其長安

俱遠按未知果為

突爾筆否

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

十六行式率一行不過十一字

（按）查初白曰：義山文集宋時尚全本，其散體古文有新習片，在第七卷中，演繁露引

其數語乃唐人行卷之式，卽此數語是也。

又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

漁樵閒話：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

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

一作考。

彰字臣曰九規。

尾似非。

而官臣爲佞魘焉，佞魘之狀，頌佩水。

一作丰。

漩一作爲關文一訛，作漩說文：漩回

泉也。郭璞江賦：漩濊，滌此以水，旋風輪狀，佞人之圓轉，捷給上云。九規卽取極圓之意。

音手貫風輪，其能以鳥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

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于寒泥，贊韶曼于嫫

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

為讒醜

一作魅一作醜皆非

焉讒醜之狀能使親為踈同為殊使父膾其子

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劊乃刻又持一物

大如長

此字一脫

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諂啼偽泣以就其事其二

物曰臣姓狼浮

一作貪非

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為

貪魅焉貪魅之狀頂

一本作頂一本似兒字而模糊恐皆非

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

喙通臂眾手常居于倉亦居于囊類鉤骨箕

一作鉤骨箕鑊誤類可以為鉤骨可以為箕言

其善取物

環聯琅璫或時敗累囚于牢狴拳枯屨校聚棘死灰僥倖

得釋

一作失似為免字之訛

他日復為

穆此見陶氏說郭陳氏秘笈皆以漁樵閒話為蘇軾撰余檢晁氏讀書志曰漁樵閒話二卷設

漁樵問答及史傳雜事不知何人所為馬氏通考亦引晁氏之語是則後人為之謬託蘇公適滋本書之不足信耳故下引王氏一條為互証焉

因學紀聞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魅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



又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按即李賀小傳之王參元）

楊伯喈臆斐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

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窟漸瀝合隨於雲

市云族云市亦奇字（按曰雪賦曰雲市承知無誤字否）

明一統志桂林府形勝水環湘桂山類蓬瀛唐李義山文

謝華啟秀長溪清潄流影不去注曰李義山（按楊升庵所纂數條皆見本集此獨無之）

（按趙璘因話錄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台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而北夢瑣言則以玉帶為寶劍以內府之珍為武庫神兵而屬之令狐楚相國令商隱起草不便其旨又注云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與此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今考裴相赴彰義時賜通天御帶而賜玉帶無考史傳言晉公遺表未成通鑑云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裘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則似未遑他及然令狐事亦不符而趙璘為大中時人較可信耳）  
懷逸句不能編  
懷後續得再補

西清詩話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  
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  
道晏元獻罷相守頽以惠山泉烹日注賦詩曰未向人間殺風  
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荊公居金陵蔣大漕夜謁公于蔣山騶  
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  
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按說郭載雜纂一卷爲類  
四十一所云殺風景者與  
此有異同也余初擬刊文集之後但其他可  
採用者甚少而措語皆不雅馴故不足附

史容黃山谷外集詩註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蛾眉見  
妬且障羞註引李義山美人賦枕有光而照淚屏無影而障羞

史容南宋時人其所引必  
可據故爲補入 辛亥春正

藝文彙詳註卷八終